

往年會議中，外交問題專家注重北平、華盛頓、莫斯科之間的權力均衡，以及此種關係對於東北亞戰略平衡的影響。北平對第三世界的戰略與政策為中共外交政策中另一深具重要性的課題，但似乎未受到應得的重視。中共圖謀奪取共產陣營領導權失敗後，轉而組織以反抗超級強國為目的的第三世界聯合陣線，自任發言人。吾人亟欲了解中共在此一方面之企圖與能力。

中共領導階層目前似乎致力於廣泛的經濟發展，推行所謂四個現代化。然而吾人當記得：中共過去經濟的貧弱主因，在於遵循毛思想所產生的派系鬥爭，與政策的搖擺不定。中共眼前趨向於重新解釋毛思想，以應現實目標的需要，吾人必須自問：重新詮釋毛思想的可能幅度如何？有那些限制？更為重要的是：修正毛思想是否會導致全盤捨棄毛思想，猶如史大林的繼承者全面摒棄史大林的遺產一般？

北平政權的教育與文化政策亦受到與會學者的重視。大陸的學校與傳播工具在過去的鬥爭運動中，佔着極為重要的地位，也可能是未來華國鋒與鄧小平衝突的焦點。學校與傳播工具目前要擔負一項極為重要而且敏感的任務：批鬥「四人幫」而不玷污毛澤東的形象，因為目前許多領導人物的合法性與權威要依靠毛澤東的形象來維持。與會學者更為關注中共的教育文化制度對保存中國博大精深文化傳統，所隱藏的威脅。如果泯滅人性的馬列主義取代了儒家的人本精神，則世界文化當更為貧瘠。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本人今日的簡短致詞實無法涵蓋過去會議的成就，也無法詳述吾人對未來研究的希望。展望未來，我們的任務是艱巨的。但是吾人深信：中、美雙方學者合作必能揭開竹幕，增廣對中共的瞭解。最後，謹祝大會圓滿成功，海外學者專家在中華民國的停留愉快。

專題演講：

美國在亞洲的任務

※ 强 生

本人並非中國問題專家，今天應邀在這個會議中演講，特別感到快慰。在座的諸位都知道：在我大部份的生命中，我曾經和亞洲的很多地方，有過交往，而所到之處，中國總是其間的一個中心因素；而且現在的這種情形，在許多方面，比以往更為真切。

另一個中心因素，則一直是我的國家所承擔的任務。因此，我才接受了蔡主任的邀請，同意講述美國在亞洲任務的現在與將來；不過，在我講述這個題目的同時，也不能不論及有關中國的課題。

※ 强生原名J. Alexis Johnson，曾任美國國務院國務次卿、駐泰國、日本大使以及韓戰停戰協定談判代表，現任喬治華盛頓大學中蘇問題研究所國際關係講座教授

在談到美國在亞洲的任務時，我經常提出歷史上的事實，來說明美國在過去的一段長時期內，縱然對世界其他的部份，採取孤立態勢，但她在太平洋和亞洲地區，通常是積極活動，並且參與這方面或那方面的事務。這種現象的理由為何，或許需要一個比我更高的哲學家，才能解釋明白；但我也已有了一種相當神祕的感覺，以為這與美國的西進精神有關，因為這種精神，曾經驅使我們的祖先，先從歐洲橫渡大西洋而向西移殖；然後又從大西洋的岸邊越過美洲大陸而到太平洋；最後更以各種方式，向太平洋及亞洲推進。

在美國簽署獨立條約尚未滿兩年的時候，一個美國領事便被任命駐節中國的廣州，這對我而言，是一段有趣的史話。美國在一八三三年與暹羅簽訂第一個條約；美國在一八四〇年代所發展出來的快速帆船，導致了對華貿易的興旺以及一八四四年第一個中美條約的簽署。在一八五〇年代，瀕臨太平洋的美國大陸領土，已告完成；第一條跨越大陸的鐵路，開始營運；同時，美國已在亞洲建立一個海軍支隊，並與日本簽署第一個條約。美國和後來成爲夏威夷羣島的地方所簽訂的第一個條約，也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美國在一八六〇年代購買了阿拉斯加，佔領了中途島；並在一八八〇年代與朝鮮簽訂第一個條約。到了一八九〇年代，美國已成爲一個真正的太平洋海權國家，有能力派遣艦隊和地面部隊橫渡太平洋，直達菲律賓；夏威夷亦已爲美國所兼併。美國在十九世紀末期所作有關中國的聲明，實即後來衆所週知的門戶開放政策。雖然這只是過去美國實際政策的重述，但它一直是一項基本的因素，且曾受到有力的支持，以致在引發一九四一年美日戰爭的一連串事件中，它更成了一项主要的因素。

在一九〇〇年代，美國在北平、天津和上海的軍事駐留，業已確立，而其在揚子江的海軍駐留，更一直維持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之間，美國的力量與幹勁，源源而出，越過太平洋的廣闊水域，成了史無前例的創舉。

在一九五〇年代，美國曾以重大的軍事努力，成功地協助南韓，維持其領土的完整；在一九六〇年代至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美國亦曾以同樣的努力，協助越南，可惜沒有成功。

因此，美國所參與的上述三場戰事，都是起於亞洲與太平洋方面的原因，也都涉及此一地區的目標。

本人所以作此簡略不全的敘述，其目的不在以諸位可能知道得更更全的事實，告訴諸位；而是本人認爲：有時我們與其把一種情勢視同無由解決的新奇現象，加以討論，倒不如記取有關此一情勢的歷史事實，來得有用。我想我所列舉的事實，足以表明美國在歷史上對於亞洲及太平洋地區，曾經多所介入，即使在她謀求孤立於其他地區的時期內，也是如此。因此，我認爲美國人民的基本衝力，並沒有改變；在最近的將來，也不會改變。

我也深信：越南的驚濤駭浪已成過去，美國人民已恢復了他們的壯志雄心，重新自認爲世界的一部份，包括重要的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在內。所以這種情況將毫無疑問地持續下去。

現在讓我說得更具體一些。

美國人民恢復自信的第一個訊號，便是他們對於自韓國撤出美軍地面部隊計劃的深表關切——雖然此項撤退要在數年內才會分批完成。另外，美國政府也已聲明：空軍部隊仍將無限期留駐韓國，駐在琉球的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部隊，亦將繼續用於大韓民國的防衛。顯然地，由於此一地區以及許多美國要人的同申關切，美國政府現復宣佈：地面部隊的撤退速度，將較原先決定的更為緩慢。現在的撤軍計劃，可以在情況需要時，提供重新考慮的餘地，自屬明智之舉。自從本人參與一九五三年的停戰談判以來，我便一直覺得：除了當時所簽訂的一些書面文件之外，防阻共產侵略再起的最佳保證，便是些許美國地面部隊在韓國的駐留。

或許北韓北面的兩個鄰邦，都不願在此時看到韓戰的再度爆發，但是，我對金日成會不會以某種既成事實，迫其盟國就範，則沒有任何信心。因此，駐韓美國地面部隊的人數，即使少於南韓的部隊，他們的繼續留駐，仍然是對北韓再度發動攻擊的一種重要嚇阻力量。所不幸的是，南韓在美國境內的一些行動，業已使美國民衆和國會繼續予以支持的問題，變成不必要的複雜，而這種支持對於協助大韓民國加強其本身的防衛能力，則是必要的。

美國與日本的關係，仍然是美國對太平洋的基石，而日本對其與美國的關係，亦繼續作出同樣的說法。美日間的政治和軍事關係，都建立在健全而穩定的基礎上，一般說來，可以為兩國所接受。

如今在美日兩國成為頭條新聞的，只是雙方的經濟關係，但這些頭條新聞也僅在兩國報紙的商業和經濟版上，予以刊載。這種情形在福田首相上月訪問美國時，顯得特別惹眼。這並非表示此類問題不太重要，也不是說此類問題倘不妥善處理，不會使兩國的關係再度趨於緊張。然而重要的是，美日雙方都須緊記：目前存在的這些問題，乃是成功的結果——一種史無前例的成功，已在自由世界生產力最強的兩個經濟大國之間，創造了貿易數額的紀錄。

現在美日雙方似乎漸漸地體會到：這些問題不能純靠雙邊措施，予以解決；而須在兩國的全體利益與責任之整體範疇中，謀求大部份的解決。這些問題自亦不能由兩國中的任何一國掀起保護主義的旋風而謀求解決。這樣一來，可能會使那些導致經濟繁榮的原則，一掃而光，對於美日兩國以及包括臺灣在內的世界其他各國的繁榮，都會發生不利影響。

在討論日本的時候，她的防衛任務便常常被提及，而且責其「免費乘車」以及要她負擔更多區域防衛責任等等的嚴厲陳述，有時也會隨之出現。

關於此一問題，日本人常常會反問一句：「美國到底盼望日本做些甚麼」？我自己對於此一問題的標準答案是：這不是美國「盼望」日本做甚麼的問題，而是日本本身想要在本區域內擔任何種角色，以及日本自己判斷何種角色才能為區內其他各國所接受的問題。日本也像任何其他國家一樣，必須自己決定其防衛努力的水準，藉以符合其本身的國家利益。

雖然，就國民生產毛額而言，日本國防經費的水準，相當低落，大概在世界各國中居第十位；在美國的盟邦之間，只少於英、

法、西德的國防預算。日本在西太平洋上所擁有的新式戰鬥機的數目，大致與美國相等，她所擁有的坦克車數量，則與南韓相同。美國對於日本將其頗具規模的設備，供給駐日美軍免費利用，至為珍視，因這些美國部隊也負有區域性的任務。

我說這些，並不是要為日本辯護，因為日本並不需要我的辯護；我只是想為諸位對本區內防衛事務的可能討論，提供一點背景資料。

自然，本區的安全，正如其他任何區域一樣，並非僅指軍事裝備而言；更重要的是，它也牽涉到區內各國經濟的健旺。日本現在本區內作出一種與其財富更為相稱的貢獻，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自從越南、寮國和高棉的悲劇發生以來，那些「骨牌理論」支持者的可怕預言，幸未應驗。區內的其他國家，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顯現出與日俱增的活力，和一種自力更生的健全趨向。東南亞國家協會正從一種空洞的概念變成一個具有實質內容的組織；而且美國、日本以及澳紐等國都願與它從事有益的聯繫。這與我二十年前初到曼谷時的情形相比，可說已邁進了重要的一步；因為當時任何形式的區域主義，都只是局外人（包括美國）閒談的題材，對於區內各國並不具有任何真實的意義。

在安全方面，區內各國既正表現其自強精神和外交技巧。美國亦正維持其強大的軍事駐留，以為後盾。美國在菲律賓的海空軍基地，便是東南亞安全的鎖鑰。儘管有些人在放言高論，本人深信美菲兩國定將設法使這些基地繼續保持，藉以符合兩國以及區內其他各國的利益。

諸位一定也知道：美國和澳洲的部隊現正密切合作，從事一項聯合海軍演習，其活動範圍並正擴展到印度洋地區。美國與其太平洋託管地的居民，現正磋商一項能為雙方所接受的安排，其進度雖頗緩慢，却甚穩健，不容忽視。美國與馬利安那羣島間的安排，業已完成；現正與馬歇爾和卡羅林羣島就類似的安排，分別進行商討。

此一防衛基地的架構，北起日本的主要島嶼和琉球，南經菲律賓，至為廣大遼闊；而與此有關的，則為國防部長布朗的二月聲明：他說美國將維持其太平洋艦隊的現有編制，並將於新建艦艇完成時，儘速使其現代化和增加其力量。他也表示今後五年之內，美國將在太平洋把「三叉戟」飛彈配置於飛彈潛艇，把「巡航」飛彈配置於B——52轟炸機，把F——14戰鬥機配置於航空母艦，把F——15戰鬥機配屬於空軍；並將建立空中警報與管制系統，藉以適應此一地區任何部份的需要。另一重要的事實是，美國國會對於這些措施，大體上不但未加反對，抑且予以強力的支持，有時甚至超過政府所作的要求。

現在，本人必須掉轉頭來，談談有關中國的問題，因為就美國在亞洲所承擔的任務而言，中國問題無論在過去或將來，都是其中的一個中心因素。

面對諸位學者專家，我自自然須把那些引導我們來此開會的事件，加以重述；即令我有意作此嘗試，相信這會引發某些與會人士的怒吼。然而放眼未來，我還是要提出幾點，希望能對本會的有關討論，發生刺激作用。

第一點是：在尼克森總統訪問北平之後，曾經有過一種廣泛流傳但無事實根據的假設，以為美國會在相當短促的時期內，撤銷其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承認，並且廢棄防禦條約。但這種情況至今尚未發生。

同時，目前有着與日俱增的美國人民，雖然歡迎與北平建立直接的來往，但都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華盛頓僅僅爲了使北平同意接納一位美國大使，爲甚麼要屈服於北平所提有關兩個中國政府的觀點，而這兩個政府現所管轄的部份中國領土，却是各不相同。

美國人民對於臺北和北平現持立場的無法調解，固然有所了解，彼等亦甚關切各種人道和實際的考慮，並希望目前由於危害世界的極端意識型態所引起的困苦災難，將會因而減輕。

關於赫爾辛基會議期中的歐洲，美國和西歐各國曾在這一方面採取堅強的主動，因而有所謂一九七六年赫爾辛基協定中的「人類接觸」條款。這一主動顯然不爲華沙公約組織的會員國所歡迎，因爲彼等對於會議所應產生的結果，另有主意。然而，他們還是被迫順從西方；他們的反應雖然是怨憤的，也是不完全的；但其結果仍是值得鼓舞，而且今後可望更爲豐碩。

有趣的是，赫爾辛基協定中的「人類接觸」及其他有關條款，已經支配了該項協定的其他方面，而這些方面却正是導致華沙公約各國原先提議召開此一會議的主要動機。

美國也支持大韓民國在這一方面對北韓所採取的主動。儘管實際的結果令人失望，這種主動顯然是有用處的，希望今後能產生更具實質的結果。

中國自然不是歐洲或韓國，我不知道循着類似的路線所採取的溫和主動，是否可能獲得一些實際的效果？是否會使採取主動的任何一方贏得信譽？但是本人相信：只要處置得當，這種信譽在美國境內，將一定是很可觀的。

沒有人會幻想着任何此種主動能夠解決所謂的「中國問題」。這一問題只能由中國人民自己在一段時期內，憑藉着實用的善意，謀求和平的解決。本人完全同意美國對於中國人民爲其本身所選擇的任何程序，都不應加以干涉。對我而言，這也意味着美國不應採取有利或不利於任何一方的行動。這自然並不意味着美國應該自動放棄一個與我們有悠久友好和互利關係的民族，也不意味着我們應該自動放棄一個民族，只爲他們對於當前的問題所採取的實際辦法，正贏得如此衆多美國人的尊敬。

這便是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亞洲和太平洋。這也是我對美國現在和將來在此一住有如許偉大民族的偉大地區內所負責任的看法。由於這些偉大的民族，所以這是一個擁有偉大前途的地區。雖然有時並不成功，美國還是一直在謀求扮演一個建設性的角色，藉以協助這些民族，實現他們的前途。我希望我已向諸位明白表達我的基本信念，那就是美國和美國人民將繼續尋求扮演此種角色。